

第十回 被奸人陷害沉船

詩曰：

一葉輕舟鼓浪行，西風吹起惹心驚。
思予不挫窗前苦，處世難求宇內平。
人禍忽臨儻可測，天災俄到誰能爭。
茫茫四海本無事，都是讒奸擾亂萌。

卻說蔡允升明日要回家，其肝腸恍然寸斷，一心思：「這奇逢良緣，我若歸去，兩人各別東西，何時再來相會？若不回去，查兄又送盤費，我又不好再留在此。且人言紛紛，要拿康夢鶴，我心雖無邪不怕鬼，然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倘異日惹起禍來，教我怎麼好？嗟嗟！我這一片心緒有誰訴？一點丹心有誰知？惹得我這哭聲似鶯囀喬林，恨得我這淚珠似露滴花梢。」允升在這書館內愁悶，那知許文泰、陳天英諸友因蔡允升明早要回去，設一小席，辦幾碗菜，來扳允升歡飲，聊以敘將別之情。早來到此館邊，聽得允升在裏面愁怨之聲，戀戀不忍去之意，乃入去說道：「蔡兄胡為鬱鬱不快？大家今晚要扳兄敘別片時，醉中可以分袂。」允升陪了笑臉說道：「多謝了。」須臾，姚安海亦到，眾人道：「姚兄都一齊來去。」姚安海道：「小弟這幾時身體不安，酒半點也吃不得。今著諸兄這等高情雅誼，小弟對蔡兄愈增愧歉。諸兄請了，小弟不能奉陪。」允升道：「姚兄尚未出去，鎖頭交你，鎖匙交我，晚間好來睡。」

允升即同眾友到館，次第坐下，陳天英道：「流光如駛，自蔡兄之來，轉盼裘葛更矣。今欲頓然別離，實難以為情。」允升道：「弟蒙諸兄雅愛，一逢相投，誼堅金石。今欲告別，心內惘然如有所失，展轉懷想，真難以為情。」查必明道：「兄不幸尊嫂棄世，在家復無別個生涯，若是歸去，愈生惆悵，不如少留幾日，庶弟得以飢聆_太誨。倘執意忽然，毋乃嫌弟不能為居停主人乎？」許文泰謔而笑道：「居停主人，恐亦不免。」眾人皆抵掌而笑。陳天英道：「蔡兄非寇准，你可安枕無患。」允升道：「朝夕聚首，弟之素志，是以不憚跋涉關山。今得蒙光寵，不勝雀躍。若要分手陽關，特以囊篋蕭然，不得已催迫矣。」陳天英道：「士君子論文談心，淡水可以療飢。小弟雖不如查兄治庖盈饌，但淡粥清蔬，兄若不厭，甚至一年半載，弟亦可供。罔敢失墜，何必說囊篋之匱乏也？」許文泰道：「不必多言，蔡兄決去不得，大家酒要吃乾。」允升道：「酒好了。小弟今晚盡量，差不多要醉了。」許文泰道：「醉就在這裏睡。」允升道：「小弟蒙查兄饋贖五兩，並包袱都在那裏，不便這裏睡。」查必明道：「兄贖儀合當隨身，怎好放在包袱內。請問兄，你來時，安海在書館否？」允升道：「門兒是交他鎖。」查必明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兄你不曉得，安海為人心腸奸險，我們和他相與，是把他為兒戲好耍的。」陳天英道：「草木無知，尚向春榮，他亦人也，豈無垂念之心。」大家暢飲，直至雞唱纔散。

卻說姚安海見允升出去吃酒，心竊自思道：「他是福建人也，我是廣東人也，猶如風馬牛之不相及。他明早要去，後日那裏有相會之期，怕他怎麼？不如把他這銀子偷起來，他若是默默不語，也就罷了，他若是要討，我就把他的真名字報在縣裏，猶得賞了二兩，不是湊來共七兩？任我終身賭錢，那有這樣攪得快。」遂將銀子偷去，行李依舊放在床上。正是：

不識面中有義士，最相知者是奸人。

休言災難有胎藏，自古財利惹禍根。

卻說蔡允升吃酒回來，聞查必明之言，心中帶疑，遂把行李開看，銀子果然不見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如今教我怎麼歸去？」心焦神曠，勞攘至天明，見姚安海施施而來，說道：「蔡兄還未起身？」允升陪著笑臉說道：「社兄，別事好耍，銀子不是耍的。」安海佯為不知，說道：「你有銀，我不曉得。」允升道：「弟有銀五兩，藏在這包袱內。今包袱在而銀子不見。倘是外賊，必將衣服盡偷去，明是兄與弟戲耍，教弟後日知謹慎了。」姚安海道：「我昨夜不曾書齋中睡，果不知你有銀子。」允升道：「弟鎖頭都是交兄，銀子怎麼不見？」姚安海變了臉，厲聲道：「真果知人知面不知心！我好意把書齋借你宿，今要回去，就設計藏奸，妄指為盜。你若無盤費就實實對我說，我即去代那些兒送你。怎麼以盜賊目我？是不以我為德，反以我為仇。這個人真無良心！」允升道：「你銀子好好還我。若是不還我，我遍處投告朋友，你就無體面。」安海拂然而出，把手指一指道：「你這等無理，不要走！」就立一張狀，竟往海陽縣口，對長班道：「我曉得康夢鶴，直來報說求賞，另有一張狀煩傳稟。」那長班即入內稟道：「有人來稟報康夢鶴在這裏，另告一狀。」呈上縣主看，上面寫首：

告狀人姚安海，為屠良嚇騙事。禍因漳州棍徒康夢鶴改名蔡允升，偽托士名，假借書館，並無繫帶一物，不料於昨日突生無良，聲稱失銀，希圖嚇騙。似此流毒，無法無天，勢得上告。

縣主看了，立批朱簽：「即著該差同原告逮拘奸棍康夢鶴即刻到縣究問，速速！」那縣差同安海來拿蔡允升，將朱簽與允升看。允升看了愕然，精神曠亂，少頃，把住了心，亦立一張訴狀，懇衙役轉進內衙，呈上縣官看。上面寫著：

訴狀人蔡允升為叩天追究事。緣升家居漳州，抑鬱無聊，遊學半載，多感良朋饋銀五兩。誰知投宿一日，猶姚安海書齋，不測夢覺半夜，反為跼蹐山泊慘然（疑有缺字）包袱尚存床中，世傳白金忽空。依理，倘是別賊，必盡偷館內所有之利；明係他奸，纔竊行李所藏之銀。典守者誰任其責？狗偷者欲諉何人？迢迢道途，舉目多山河之感，蕭蕭劍佩，跬步有窮途之嗟。人心未亡，詎無垂憐之念；天道不遠，豈容奸宄之徒。能欺窮儒，難逃冰鑿。哀哀泣訴。

縣主看畢，心內有想道：「我觀蔡允升這張訴狀，其筆秀雅，如落花流水溶溶，其聲哀愁，如風清月朗鶴唳空。既是遊學的書生，必然飽學可知。但細查這二張狀，明是姚安海偷他的銀子，藉他漳州人，誣陷蔡允升為康夢鶴亦未可知。那裏憑據？若要嚴刑，著他自認，我看文學又不忍。」想了一會，拿一張紅貼子，寫著幾個字，藏在袖內，遂敲鼓出堂，吊原告姚安海、被告蔡允升聽審。

縣主看見蔡允升人物翩翩丰姿，愈加敬愛，問道：「你銀子在那裏不見？」蔡允升道：「小生銀子在包袱裏，約明早回家，那時蒙諸友扳去錢別吃酒，包袱交在安海書齋內。到次早打開一看，不見了銀子。」縣主對安海道：「你這畜生，人面獸心，知他要歸家，偷他銀子是真。重責二十板。逐出！」又對允升說道：「你是漳州人氏，曉得康夢鶴否？本縣要見他一面。」允升道：「康夢鶴

有何犯罪？」知縣道：「那裏有犯罪？本縣聞他才學，要請他設帳教示小兒。遣人去霞漳請，他家說遊在這裏。本縣著衙役訪問有此人來回報，賞銀二兩。你若不信，我現有關書在此。」送與允升看，祇見紅帖上寫著：

遠聞其祥先生，腹笥五經，心貫萬古，不讓關西夫子。敢懇高駕貴臨，宏開絳帳，沾儒有造，倘異日獲傳衣鉢，皆藉栽培之力也。謹題束金五十兩，聊為紙筆之資，希勿峻拒，適慰鄙懷。

允升視之，不覺怡然，心竊自維說：「俺讀書君子，無罪戾，無犯法，官長拿我何事？大抵要請我設帳都是真的。」因對縣主道：「老爺果是要請他？那康夢鶴小生便是。」縣主道：「你果是康夢鶴？請起來。」又問道：「父母號名不可解，你既叫做康夢鶴，為甚麼改名易姓，叫做蔡允升？莫不是犯罪逃諱麼？」允升無言，但說：「小生惟書是視，非事不染，有甚麼犯罪？」縣主著承發科吏持一張文書與允升看：

廣東察院李，為究償女命事。據都司蔡斌彥伏告前事，本院已經移文漳州，現拿康夢鶴之母陳氏，並胞弟二名在監候解。惟夢鶴一名，據陳氏稱逃潮州府，實是慮罪罔法已極。合稟仰該縣官吏照依詞內事理遵行，細察緝拿，鎖解到本院嚴究，慎勿私放。速速！

允升觀畢，昏倒階下。縣主傳該差即日押解，又問夢鶴女命之由，夢鶴即訴其妻蔡平娘病死苦情。縣主憐之，叮嚀該役道：「夢鶴不幸，妻子身故，係命數皆終，今罹此禍，實非其罪。念他斯文，不奈風霜，休走旱路，本縣出銀三兩，與你等僱船去，船中不許你等拘束他。」及許文泰等聞知，齊往保結，而夢鶴已解上船去訖。正是：

側隱稱仁人，孰能認得真。

若非是才子，安肯發心憐。

卻說康夢鶴解在船中，一心想卜玉真是他前妻蔡平娘這等奇事，又一心想著故鄉老母、幼弟被禁在監，不能盡其職分。眼淚汪汪，拂淚偷瞧，見得水波飄搖，浩蕩不測，遂吟一詞以記悲云：

猿聲亂雜水聲噪，嫠婦叻叻，罪人叻叻。風流鼓起波流急，江水悠悠，胸懷悠悠。淚添九曲黃河溢，潮信長流，眼淚長流。恨壓三峰華岳低，目斷故邱，心憶故邱。昔思舉案齊眉樂，從此休休，自此休休。今日一線泉臺近，終日優優，連夜優優。

又見波石有感，口吟一絕云：

石疊高兮波疊興，波搖石動身兢兢。

波來問石何堅美，石卻問波那日靜。

是夜開船之時，風靜月朗，水波不興。那知到了半江，康夢鶴口念未完，驀然一陣狂風，恍如龍吟虎嘯，走石揚沙，把船頭覆在水裏去了，共淹死一十八人。未知卜玉真聞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